

获悉吴承惠(秦绿枝)先生去世的消息,不胜哀悼。作为一名编辑,我曾多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此时此刻,他的音容笑貌,一下子又浮现在我眼前……

今年10月11日下午三点半,去徐汇区中心医院看吴承惠先生。在重症监护室,穿了医院发的无菌塑料外衣。吴先生睡着了,呼吸平静,脸色正常。不忍心打扰他,便默默站在一边看。

去年10月2日,副刊部几个同事去看望吴先生,在淮海路环翠一聚。席间,吴先生说着他写的关于盖叫天的书,说着他90岁还能乘地铁去赶京剧票友会……他笑声朗朗,话语仍然具有感染力。聊到大家关心的他的健康问题与日常生活时,他说:“不知道哪天突然死掉了!”说完顾自笑起来。

一向喜欢吴先生的笑声,豪爽、通透,还有些顽童般的戏谑。对高龄与死亡如此超脱,也像极了他一贯的为人。他一生充满生命力的朗朗笑声仿佛就是为这一天准备的。生命是一件礼物,死亡并不可怕。

二十多年前的某些画面永远地印刻在脑海里。早上,或是中午休息间,吴先生跟他的上司沈毓刚副主编在办公室聊天,人事新闻、文艺演出、故事新闻、阅读心得……一个语速飞快,一个有板有眼,一个男中音,一个男低音,他们基本和谐,难得争吵。我们都说,吴先生别人不怕,就怕沈先生,沈先生常常从他与各界的接触中提出一些组稿方向;而吴先生呢,他一再坚持什么,沈先生也就听他的了。两人的文华彩也是以笑声来表达的。吴先生是爽朗大笑,沈先生是幽默苦笑。

他们的世界我们走不进,如同他们的友谊我们只能羡慕。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 天蟾老观众

任溶溶

我是天蟾舞台的老观众,它的原址在南京东路湖北路口,即今天永安公司新大楼旁边。当时我就在那里看《封神榜》。还记得董峰峰的封王进庙,见菩萨漂亮,顿生邪念,在墙上题歪诗,触怒女菩萨,派姐己去整他。戏中演姜太公的是周信芳。

后来天蟾舞台搬到现在的地址,我也常去看戏,但只买三楼票,因为我只要听两段唱,从不看完整出戏,听完我要听的唱段我就走人。再说晚上九时过后,票房拿着座席表在戏院查看一遍后就说院门大开,人们随意进出。我在这时候也看过一两出白戏。

我认为真真正正的天蟾舞台看戏,大概只有看李少春和叶盛章的《三岔口》,看了至少有六七次,那是正正经经买前座票坐在那里看的,我太爱看他们演出这出戏了。听说叶盛章后来不演这出戏,因为他演的刘利华原是反派,后改成正派,与任素惠对打只是出于误会。叶盛章认为戏中许多出刘利华洋相的表演放在好人身上不妥,所以不再演出。不过我已与天蟾舞台久违了!

沈先生故去之后,最孤寂的应该是吴先生。

对于生命这件礼物,吴先生是最无愧于它的人。做副刊部主任那么些年,他每天发稿、改稿,稿件堆积如山,但不妨碍他把办公桌收拾得干干净净,待用的稿件、退回的稿件一目了然。一支红色毛笔圈圈点点、写写划划,似乎半个版的内容一挥而就。他敏捷、勤快,有着文人极好的功底与素养,却没有文人惯有的拖沓。新来的编辑,是要被领到部主任的办公桌前“参观”的。有些经验能够传承,但是个人气质是无法模仿的——吴先生只有一个。曾经的坎坷,使他倍加珍惜时间与机会,倍加热爱新民晚报。

人生优质高效的另一部分,是吴先生把自己最好的文字与思想给了新民晚报。每周日,他在“夜光杯”上开设的“休息时的断想”成为读者的所爱。文学性、思想性、趣味性,短文字儒雅而洒脱,亲切而温润,像一个与你谈心的朋友,又是一个洞穿一切的智者。许多读者把他的文章做成剪报,贴在一个专门的笔记本上,直到“休息时的断想”结集成书。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广大上海市民读者来说,吴先生的文字具有先锋性与启蒙性。

在今年10月11日去看吴先生之前,我帮母亲理旧书,看到有一本弹词大观的书,是吴先生写的序,共有三页。仔细地将其序读了一遍:吴先生既写了他对几个弹词大家艺术风格的了解,又写了他与其中一些人的交往及看一些演出的体会,是采访加专家式评论兼而有之的文章。不禁感叹:像他那样水平的记者与编辑,现在还有吗?他爱好广泛,昆剧、京剧、评弹、戏曲,自己能唱京剧。他朋友众多,其中不乏文化界名人、演艺界明星。

即使是二十多年前,对于长辈,大家还是习惯称呼老师的,不知道为什么,独独对于吴承惠,我们叫“吴先生”,而不叫吴老师。也许是因为他的经历

与众不同,引发我们特别的敬意;也许是因为他身上的才华盖过了编辑的职业要求。有时候开部务会,他批评我哪条稿子写得不好,或者应该怎样改得更好。他说着笑着,话语完全没有打击性。你也不必因此担心领导对你有看法,他对任何人都没有偏见。

我们这些小辈,敬佩他,也关心他,连同已经出国在德国与日本生活的副刊部的那些编辑,但我们谁也没能成他的忘年之交。他的朗朗笑声既使我们欣赏不已,同时又把我们排斥在外。始终,吴先生是一个骄傲的人。所以他风度翩翩,90多岁还富有魅力。

希望吴先生是平静而去。他聪明的头脑需要休息。

他可以把死神也当作一个朋友,想起他呵呵呵呵的笑声,觉得凡尘之间,是有这样的高人。

我父亲曹聚仁一生从事教书和写作。他生活中没有多少嗜好,不会抽烟、喝酒,不懂打牌、玩麻将,家中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书”!

我听母亲说,抗日战争时期,身为战地记者的父亲,即使辗转火线也不肯丢弃自己最爱读的一藤箱书,以致有些车夫、搬运工对他提出抗议,把他看成疯子!

父亲除了是“书痴”,还是个“戏迷”,自他儿时在家看“社戏”开始,就发现戏剧艺术的魅力,记者的工作使他能跑遍大江南北,所到之处,他不过放过任何看地方戏曲的机会!

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使我从小觉得家中四壁堆满了书、报、杂志,是天经地义的事;父亲每天下班回来,挎包里肯定有给我买的新书或儿童杂志。而长大后一名演员的愿望,也自小就在心里撒下了种子,露出了萌芽。

我十八岁那年,已经成了上

## 虚假广告的“屏风”与“帮手”

江曾培

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瞄准老年人的商品应运而生,其中虽也有真正是想老人之想,为了“惠老”的,但也不乏借爱老尊老的幌子,行“坑老”之实的。多年来,针对老年人特有的健康需求,用伪劣保健品冒充“神药”诈骗老人的案件一直处于高发状态。近来,老年鞋则又被炒得沸沸扬扬,似乎也成了造福老人的一种“神鞋”。

然而,“神鞋”不神,穿了或磨脚,或变形,或黏糊,或断裂。据长三角消保委的一次质量测试,近半数老人鞋采样不合格。商家又不按原先承诺同意包换或退货,相关投诉明显增加。

质量与诚信都不过关的“老人鞋”,为什么一时会那么“神”与“红”呢?至关重要的一环,是在电视台大打广告。老年人普遍对电视的权威性抱有很大的信任,“电视还能骗人?”特别是在多个电视台多个频道长时间的反复播出,不停“轰炸”,甚至在电视节目一分钟左右的插播时间,也要出现好几次,使老人为虚假广告所迷惑。

虚假广告成灾,首先是那些利欲熏心商人的责任,他们是造假售假的骗子。然而,如鲁迅所说,“骗子有屏风,屠夫有帮手”,商人单凭自身是演不出一场有声有色的虚假广告戏的,他们需要媒体作平台,需要明星名人摇旗呐喊。那些刊载

与受众不同的,引发我们特别的敬意;也许是因为他身上的才华盖过了编辑的职业要求。有时候开部务会,他批评我哪条稿子写得不好,或者应该怎样改得更好。他说着笑着,话语完全没有打击性。你也不必因此担心领导对你有看法,他对任何人都没有偏见。

我们这些小辈,敬佩他,也关心他,连同已经出国在德国与日本生活的副刊部的那些编辑,但我们谁也没能成他的忘年之交。他的朗朗笑声既使我们欣赏不已,同时又把我们排斥在外。始终,吴先生是一个骄傲的人。所以他风度翩翩,90多岁还富有魅力。

希望吴先生是平静而去。他聪明的头脑需要休息。

他可以把死神也当作一个朋友,想起他呵呵呵呵的笑声,觉得凡尘之间,是有这样的高人。

我父亲曹聚仁一生从事教书和写作。他生活中没有多少嗜好,不会抽烟、喝酒,不懂打牌、玩麻将,家中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书”!

我听母亲说,抗日战争时期,身为战地记者的父亲,即使辗转火线也不肯丢弃自己最爱读的一藤箱书,以致有些车夫、搬运工对他提出抗议,把他看成疯子!

父亲除了是“书痴”,还是个“戏迷”,自他儿时在家看“社戏”开始,就发现戏剧艺术的魅力,记者的工作使他能跑遍大江南北,所到之处,他不过放过任何看地方戏曲的机会!

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使我从小觉得家中四壁堆满了书、报、杂志,是天经地义的事;父亲每天下班回来,挎包里肯定有给我买的新书或儿童杂志。而长大后一名演员的愿望,也自小就在心里撒下了种子,露出了萌芽。

我十八岁那年,已经成了上

海戏剧学院的一名学生;父亲送给我“成人礼”,则是一部精装本的托尔斯泰名著《战争与和平》。其实,早在中学时期,我就在父亲的书架上翻阅过这部巨著,开始看时并不了解书中所写的那场战争——发生在1812年的俄法战争;所以我只看“和平”——看书中所写的主要人物的生活故事: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的友情、亲情和爱情;到了高中,学习了世界历史,了解了世界历史上发生过的那些著名的、对人类影响深远的战争,知道了拿破仑和那场导致他灭亡的俄法战争,这才认真地看懂了《战争与和平》。这部精装本的《战争与和平》成了我收藏的宝物!没想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那



世界杂谈



江南菊黄,蟹也肥了,不喝米酒,怎是江南人!米酒醉人,一醉三日,菊花就痴痴地等着他醒。其实他哪里醉了,他是要菊花一直陪着他。

李磊诗并画

### 醉是秋意浓

李磊诗并画

场文化浩劫开始了!家中书籍被抄被毁,我的这一宝贵的生日礼物也难逃厄运,至今下落不明。但是,书中的那些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已经深深地刻在脑中,藏在心底!

### 父亲给我的成人礼

曹雷

直到十年浩劫过后,我惊喜地看见,它又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上!我迫不及待地加入那长长的购书队伍,把它又抱回了家中。我一遍遍翻阅着书页,细细地揣摩着插画上的人物形象,像久别重逢的老友,我又见到了娜塔莎、安德烈、彼埃尔……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部《战争与和平》还将以另一种形象出现在我的生命中!

又过了十年,那时我已经转到了上海电影译制厂,担任配音演员兼译制导演。有一次,上译厂接到央视送来一部需译配的



法国作家雨果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大部头经典巨著,无论是篇幅、人物还是情节,就是成年人,读起来也够吃力的。而今天,我同一群十来岁的孩子一同欣赏由它改编的儿童剧,演出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心里难免嘀咕起来——他们看得懂吗?会喜欢吗?

答案是,演出自始至终受到小观众们的热烈欢迎,这让我不得不围绕“原因何在”而思考起来。

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的艺术家们,把一些经典著作变成“儿戏”——儿童戏剧,至少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作出了难能可贵的探索。

在内容上,创作者们大胆地把一些名著从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改编成完全虚构的童话,把人物改成了动物。主角再阿让开始是一匹狼,后来成了一头受人爱戴的羊,善良的主教成了大白鹅,狡猾的德纳第夫妇成了狐狸,而可怜的芳汀母女以及广大百姓都成了驯良朴实的羊。孩子们从小就喜欢童话,在他们认识里,形形色色的动物被分为各种类型,赋予了善恶、美丑、智愚等不同个性,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简单的,但又是鲜明的,孩子们由此起步认识复杂的人间生活,是符合他们循序渐进的成长过程的。《悲惨世界》之前,剧院已改编了《泰坦尼克号》和《巴黎圣母院》,前一出戏成了猫和老鼠的游戏;后一出戏里,女主角成了百灵鸟,畸形的卡西莫多成了猩猩,主教则成了秃鹰。这样的改编,符合孩子们的认知特点和水平,他们是能接受的。

人变动物、生活变童话,在改编上是有利的。一是避免就虚。现实社会纷繁复杂,现在变成童话了,历史背景啊、社会结构啊、人际关系啊,都可以回避或改造了,而虚拟的世界里,假想、设计、引申乃至影射等等,都要便利得多,改编者获得了自由。二是删繁就简。社会的真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种种联系,容不得半点疏忽,而成了童话以后,就可以根据改编意图予以大力删减。《悲惨世界》的这次改编,就只取了原著的四分之一内容,保留了再阿让与芳汀母女、与沙威这两条情节线,主题也由原本复杂的人生恩怨变成了“诚实”与“坦荡”。单纯了,集中了,并未离开原著的范畴。三是合乎好奇。孩子们都是具有好奇心的,他们对什么都感兴趣,都会展开奇异的想象。舞台成了童话世界以后,满足了他们追求新奇的童心,调动了想象力,也让改编者有了目标和动力。

在表现形式上,改编者们更是使出浑身解数。首先是增加了不少歌舞场面,不管开幕时的假面舞会,还是剧中不时穿插的独唱、对唱与合唱,载歌载舞,赏心悦目,很受孩子们欢迎。其次是舞台布景,幽幻奇特,斑斓夺目,有许多吸引人的架构。譬如德纳第的“狐狸”窝,就设计得既幽深又奇妙,很符合“人物”的性格,有些道具设计了机关,操作起来很有效果,也很能吸引小观众。其他如音乐、灯光、服装,都动了不少脑筋,使舞台成了一个整体。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名著改编,戏是“小”了,难度有时反而大了。诸如怎样渲染“世界”的“悲惨”气氛而不被歌舞掩盖,如何把有些情节交代得更加合理、严密,不因简化而跳跃,在主题的归纳上如何与人物与情节联系得更紧,诸如此类都还是需要磨炼、改进的。

“儿戏”不能小看,祝儿童戏剧跨出更大的步子。

电视片,原来他们拿到了俄罗斯影片《战争与和平》的电视播映权,把原来四部连续的电影剪成九集在电视上播映。

厂长陈叙一考虑到我对这部小说比较熟悉,就让我担任了片子的译制导演。这部巨片成了我译制配音生涯中一部重量级的作品。我又重新翻开了这部巨作,一字一句地推敲每段对白的准确表达。配音时,上译当年所有老中青演员齐上阵,老演员毕克配库图佐元帅,还邀请了孙道临老师来配全片的旁白……

虽然父亲的礼物已在劫难中丢失,但在工作时,我默默在心中对父亲说,是您给我的成人礼,成就了这部译制片的配音!我想您!

曹雷

### 十日谈

父母的馈赠 责编:殷健灵

明起刊登一组《付款趣事》,责编:杨晓晖。